



曾志的故事

女革命家丛书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女 革 命 家 丛 书

曾 志 的 故 事

辛学子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女 革 命 家 丛 书
曾 志 的 故 事
辛 学 子 著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5.875 印张110000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 定价：1.90元

ISBN 7-5376-0696-X / I · 264

序　　言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女革命家丛书》出版了。丛书生动地记述了我所熟悉和敬重的11位老大姐革命生涯中的感人故事。我读了觉得非常亲切，非常高兴。我相信广大青少年一定会喜欢这一套丛书。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在将半封建半殖民的旧中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同时，也使千百万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锻炼成为有名无名的英雄。丛书所写11位女革命家，都是在风华正茂的年龄投身革命，以光辉灿烂的业绩享誉社会的巾帼英雄。作为战士，她们把个人的生死荣辱一概置之度外；作为女性，她们把个人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为母亲，她们把个人的亲子之爱推及于普天下孩童。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中，她们惟苦惟艰，不屈不挠，品格如玉，气节如虹。她们不愧是民族精英，女中豪杰！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作为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她们不居功，不自傲，一如青年时代一样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特别使

人感动的是，在她们进入高龄之时，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作出新的贡献。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十分尊敬和爱戴她们。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女革命家的英雄事迹，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中闪烁着特殊光彩的一个部分。了解她们的事迹，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内涵。对于广大少年儿童来说，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学习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的品质，是至关重要的一课，为此我向广大青少年朋友推荐这一套丛书，希望书中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能像一颗颗晶莹明亮的星星，永远在少年朋友心中闪烁发光，伴随你们健康成长。

宋任窮

1991年2月

曾志简历

曾志，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生于湖南省宜章，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衡阳地委组织干事，红四军井冈山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福建闽西团特委书记，湖北省委妇委书记。中央妇委秘书长，“七大”候补代表。沈阳市委常委、职工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候补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与其丈夫陶铸同志一起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77年平反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曾志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目 录

家庭	(1)
只缠了四十分钟的足	(4)
最初的困惑	(7)
好女要当兵	(10)
唯一的女兵	(13)
誓言	(16)
马克思在天之灵	(19)
千里送密件	(22)
赤潮中的红姑娘	(25)
夏明震之死	(28)
他就是毛委员	(31)
黄洋界上炮声隆	(34)
第一个孩子	(37)
毛泽东的表格	(40)
赣南突围记	(43)
大柏地决战	(46)
肥猪引发的一场辩论	(49)
闽西杂录	(52)
厝内窝	(55)

飞行集会	(58)
初识陶铸	(61)
撞上了房东儿媳妇	(64)
在福州的日子	(67)
用儿子换了一百块银元	(70)
乘粪船闯樟州	(73)
闽南大失败	(76)
蔡协民的悲剧	(79)
与陶铸结合又别离	(83)
旧瓶装新酒的“红带会”	(86)
苦命的儿子蔡春华	(89)
勇闯西洋岛	(93)
陶铸狱中来信	(96)
歼灭“五虎”	(99)
晴天霹雳	(101)
畲族大嫂	(104)
泪别闽东	(106)
千里万里寻找党	(108)
党啊！你在哪里	(111)
回到了党的怀抱	(113)
巧妙摆脱盯梢	(116)
“死”而复生的陶铸	(119)
双双蒙冤	(122)
扬名荆(门)当(阳)远(安)	(125)
女神行太保	(129)

曾志与佩剑将军	(133)
一场虚惊	(138)
路遇彭德怀	(141)
又见到了毛主席	(144)
在延安	(146)
沈阳的血泊	(150)
黑土地上的悲欢	(153)
女工业书记	(156)
陶铸的厄运	(160)
最后的诀别	(163)
在邱屋的日子里	(169)
洁白的晚节	(173)
编后	(178)

家 庭

瘦小精干，精神矍烁的曾志大姐，是在风云激荡的大革命时代，投身革命，成为共产党内一名坚贞女战士的。

她原名曾昭学，湖南宜章人。

昭学的祖父曾在永兴县当过“把总”（相当于现在的县武装部长）。虽是纠纠武夫，却偏爱读书，尤其精于医道。退休返乡后，就索性号脉诊病，成为当地驰名的中医。不仅行医，还从事家庭成药加工，为病人搓药丸，熬膏剂，因此深得病人敬重。

祖父不但义气豪爽，古道热肠，而且是个酒仙。家中有一酿酒作坊，那一坛子一坛子的酒，终日飘出醉人的酒香，不饮都能有几分醉。祖父几乎不沾五谷杂粮，每天以酒代食。而那下酒的菜怪得很，野味不吃鲜，一定要腊过，瘦猪肉要放臭才吃。虽然有这种嗜咸和嗜臭的癖好，但活得并不比别人短，基本上是寿终正寝。

而父亲则是一介书生，长沙法政大学的学生。他思想开明，为人厚道，算是当时新派人士。但是另一方面，又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不会办事，不会做官，不会经商。曾当过长沙锡矿的厘金官（税务官），原本是个肥差，但他不仅没赚一分钱，还赔了积蓄和田产；又去做生意，成千

上万种买卖，他偏偏选了个最没得可做的酱菜生意，结果在那儿空守柜台，根本就没人来买；又当过几次官，仍是回回“赔了夫人又折兵”，就这样七搞八弄的，将祖父遗下的田产折腾个精光。郁郁不得志，使父亲在36岁的盛年，即过早逝去。他虽然终生一事无成，但却保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和清白，而这在贪官污吏充斥的旧中国官场也是不易的。

昭学最爱的还是母亲吴氏。吴氏出身于一个盐商之家。长年来往来于湖广之间的外祖父见多识广，眼界开阔，因此外祖家里的人都不守旧。吴氏虽是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一个乡下女人，但是她善良朴实，坚强开朗，贤慧能干，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思想开明，善于接收新生事物，喜欢年青人，同情革命。

大革命时期，宜章县委就设在曾家，吴氏与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相处的十分融洽。马日事变后，共产党人惨遭屠杀，县委同志撤走，但留下了一些文件和《响导》、《新青年》一类的进步书刊。吴氏冒着杀头危险，将这些东西藏匿起来，执着地等待着有朝一日共产党会来取走。

红军长征从宜章路过，后又来了两位衣衫褴褛，饿得走路都打晃的掉队红军战士。吴氏悄悄把他们带到家里，烧水做饭，让红军吃得饱饱的，然后又给每人两块光洋，让他们赶路去了。

昭学12岁时，监护人病故。学费来源中断。尽管那时家里已经破落，但母亲省吃俭用，苦苦支撑，也一定要让女儿把书继续读下去。那时曾家后门有一家书店，有许多书用箩筐装着，存放在曾家客厅。这简直是送上门的美事，昭学常

常到那些箩筐里去“探宝”，找些感兴趣的书躲到蚊帐里去读。《山海经》、《石头记》、《东周列国》、《封神榜》、《镜花缘》、《再生缘》……这么多的书！昭学看得入了迷，彻夜点着的油灯把顶蚊帐都熏黑了。可怜的不识字的母亲，还以为女儿学习太刻苦，心疼得不行，常常要炖些鸡汤给昭学“补”身体。

吴氏对女儿的事从不干涉，甚至投身革命她也默许，而那时昭学才十五、六岁，是一个令任何母亲都不会放心的年龄。但是通情达理、深明大义的母亲理解女儿，没有流露丝毫内心的担忧和沉重，总是默默地支持女儿，即使是白色恐怖时期，依然一次又一次的将回家避难的女儿送走，明知那是一条很可能不再回归之路，却一句希望女儿留下的话都没有说。

昭学虽然生长在旧中国，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但幸运的是，她的祖父、外祖父、父亲和母亲，在当时来说都是比较开明和正直的，这对于她童年时代性格的形成，人生最初价值观的确立，及至以后接收先进思想，走上革命道路，无疑是起了潜移默化作用的。

只缠了四十分钟的足

吴氏16岁时，下嫁给昭学的父亲，四年以后才宣告有喜，全家人像盼什么稀世珍宝似的等候着曾家传人的诞生。他们等啊等，从1910年初直等到1911年3月，人们都说十月怀胎，可这个孩子却整整在母亲腹中呆了12个月，这才姗姗来到人世间。这是个健壮的、哭起来跟吹小号般响亮的女婴，她就是曾昭学，若干年后的曾志。

昭学的出生地叫王家冲，是个景色秀丽的小山冲。房前有一条清澈的水渠；房后是青翠的山岗；周围是绿油油的稻田和菜园。昭学在这纯朴而宜人的乡村野景中长到6岁，才随祖父搬到宜章县城里去住。

小昭学聪明伶俐又活泼，深得祖父母的疼爱，再加上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乡村清新的空气和绚丽的阳光，这小女孩就像是一蓬不整头也不打杈的庄稼，任凭自己去自由自在地伸展，无忧无虑又无拘无束地尽情度过童年时光。

小时候的昭学，是个相当顽皮的女孩儿，胆子大，个性强，好奇心重，特有主意；跟小朋友一起玩，从来是支配别人而不受别人摆布，从小就显示了那种贯通她一生的倔强和独立不羁的性格。

尤其那好奇心，使她总也不得安闲，眼睛看见了，耳朵

听到了，就想着去尝试一下，有时还干点恶作剧什么的。

看见祖父那么爱喝酒，她也想尝尝，大人越是说小孩不能喝，就越想偷尝。一天趁大人不注意，跑到酒窖，咕嘟嘟也不知喝了多少，结果像“太白醉酒”一样，醉倒在酒坛子旁边了。

观看了表姐的结婚盛典后，小昭学找来六、七个小孩，也演了一场“结婚”闹剧。开头还跟真的似的，“哭”别母亲，上轿，背“新娘”，拜堂……到了“闹新房”可就乱了套了，小昭学竟一把把地往“新郎”和“新娘”身上扬土，搞得“一对新人”跟土猴似的，这回可不是假哭了，一伙孩子呜呜地真哭了起来。

看见棺材，那好奇心也不罢休，趁大人们团团忙于入殓之事时，她竟偷偷爬进棺材里，闭目挺身的躺了好一会儿，就为体验一下死人躺在棺材里是种什么味道？！

小昭学四岁那年，还干了件“令人发指”的坏事：她捉了只“抱抱鸡”（即抱窝鸡），放到门前水圳（渠）里去泡，她想看看鸡婆婆是否也像鸭公公那样会游水，结果把鸡给淹死了。小昭学怕挨母亲打，就跑到后山上躲起来了，待人们打着火把找到她时，她正躺在厚厚的落松针上酣甜地睡着呢！

被大人抱回家后，气得半死的母亲，将小昭学捆在椅子上，然后用一条长长的白布给她缠足。可怜那双小脚丫啊！四个脚趾被使劲窝向掌心，用布条一层层缠紧，再用针线密密缝死，只露出个大脚趾，这是那个时代几乎每个女孩都要经受的酷刑。小昭学痛得眼冒金花，浑身汗透，但她不哭，不叫，不求饶。毕竟是个四岁孩子，还是要忍不住地轻声哼

哼，祖母听到呻吟声走进来，一眼见孙女那痛苦扭曲的小脸，低头又见孙女的大脚趾已变成紫黑色，不由得大怒，厉声呵斥吴氏。吴氏顶了几句，祖母气得抡起洗衣棒槌就去追打，吴氏无奈，只得拿把剪子将小昭学的脚“解放”出来，这通罪，从头到尾也就40多分钟。后来在长沙读法政大学的父亲回来了，明令家人不得再给昭学缠足，这样，昭学才得以保住了天足，并用这双天足，走上漫长而艰险的革命道路。要感谢祖母！如若不是她那一棒槌，昭学就会像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妇女一样，成为一个摇摇晃晃的小脚女人，那么，她的道路就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最初的困惑

小昭学 6 岁时，全家搬进县城，她即开始上学。

上的是全县第一所女子小学。在这以前宜章只有塾书院而没有洋学堂。第一天上学是外祖母陪着的。一进校门，就见一张大红纸上写着“孔圣人神位”，还没待小昭学看清孔圣人是莫样子的，祖母已经诚惶诚恐地按她跪下，恭恭敬敬地给圣人磕了个响头。

昭学读的是新学，语文课是从“人”、“口”、“手”、“足”等最简单的字开始的，这对聪明的昭学来说是太轻松了点，因此她仍有足够的精力去淘气，去疯玩。男孩子打鸡撵狗、上房揭瓦的那一套她全会，没事就爬到树上去吓唬老师，再不就到靠近厕所的水坑里去玩水，弄得一头一身都沾着粪渣。最可气的，她还常常去欺负老实同学，跟人家离谱地逗着玩。有一次，她和另外三个女孩，将几个同学绑在学校后面小树林的一棵树上，后来这个同学向老师告发了，老师用粉笔划了四个小圈圈，让这“四大侠”站进圈里罚站，足足站了两节课。

尽管昭学如此调皮捣蛋，但她的启蒙老师彭镜秋却特别喜欢她，后来彭老师也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彭镜秋现住北京木樨地，在她九十寿辰的时候，她当年的

学生，如今的中顾委委员、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曾志，特地去给她祝寿。几十年来，曾志对彭镜秋只有一个称呼——老师！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往往是最难忘的。

就在小昭学懵懵懂懂地享受着童年乐趣的时候，家里却为她订了婚。当7岁的未来“妻子”与14岁的未来“丈夫”见面的时候，双方除了纯洁的孩子的感觉和印象之外，还会有什么呢？

8岁那年，昭学转到长沙去念书，住在父亲的另一个家中。直到这时，她才头一次感到不开心，她再也得不到祖父母的疼爱和母亲的关怀了。小母亲（即姨太）偏心弟弟，对两个孩子不一视同仁，无论分什么吃的，给昭学的一份总是少的、差的，而干活却总是要她干重的、累的，昭学体会到了最初的不平等和感情的冷漠，这使她委屈，憋气。有一天早晨，小母亲买来早餐——糯米糍粑，又是给弟弟的多而给她的少。在乡下滚的一身野气的昭学，不知怎的，腾地一下，蕴藏已久的怒火就被点着了。她不声不响地操起一根秤杆，照小母亲后脑勺“拍”的就是一下子，把小母亲惊吓得大呼小号，父亲闻声赶来，架不住自己姨太的一顿哭诉，操起菜刀就向昭学冲过来，昭学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她未来的公公家。

公公与昭学家是世交，当时在长沙任省议员。这一家人对昭学很好，不仅将她收留下来，而且把她当做女儿一般，送她到学费昂贵的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去念书，平日住宿，节假日用包车接回，每当放寒暑假，还请英文和语文家庭女教师为儿子们和昭学补课……开始时一切都很不错，昭学头